

Michael Marmot爵士

謝辭

校董會主席、校長、各位畢業同學、各位先生、女士：

我非常榮幸能夠代表郭利民先生、郝平教授、利蘊蓮女士及沈祖堯教授，在此致辭，我衷心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向我們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今年十月，一位同事給我發短訊：「你是怎樣堅持下去的？」當時她正為宣揚影響健康公平的社會因素期間遇到的挫折，感到惋惜。

當那位同事給我發短訊時，我正安坐英國威爾斯格溫特地區一座會堂。格溫特當局宣布計劃成為威爾斯境內首個「Marmot地區」，並在紐波特市舉辦啟動儀式，當時我正致辭。「Marmot地區」是甚麼意思？我在2010年發表的《公平社會與健康生活》報告，獲英格蘭城市高雲地利跟進，並宣布成為「Marmot城市」，將我關於減少健康不公平的建議，作為當地發展和規劃的基礎。我提出的六項建議是：給每個小孩在起跑線上最好的條件、教育及終身學習、就業及工作環境、足以過健康生活的收入、健康及可持續社區、從社會因素的角度，採取預防疾病的措施。其後大曼徹斯特自稱「Marmot城區」，柴郡、默西賽德郡、蘭開夏郡、坎布里亞郡及其他英格蘭城鎮紛紛步其後塵。順帶一提，當大曼徹斯特作出宣布後，我的妻子覺得將城市喚作Marmot，或令人以為我有自大狂，提議這些城市採用其他說法。但以我所知，這已經太遲了，這些城市正推行我的建議。我需要處理的，不過是面對個人層面的尷尬而已。

我回應那位同事時，建議大家回想當年我們發表「社會環境與人口健康委員會」報告的情況。世界衛生組織邀請我出任委員會主席，我們於2008年發表題為《用一代人的時間縮窄差距》的研究報告。我們在報告封面寫上「社會不公平正殺害大量人口」，希望推動促進健康公平的社會運動。當時我們會想到我有一天坐在格溫特的社區會堂，目睹五名地方首長宣布成為格溫特「Marmot地區」的願景嗎？我們那會想到有一天我在澳洲北海岸城市達爾文與兩名原住民共晉午餐，他們是當地原住民醫療服務組織的領袖，他們毫不間斷地應用我們的報告。我也沒想到這場社會運動會促成我們持續與巴西、摩洛哥、意大利、加拿大、埃及、以色列、哥斯達黎加及挪威的同僚合作。

我從來沒想到這場社會運動會延伸至香港的健康公平的研究及政策。由於中大校長段崇智教授的願景，我們成立了中大健康公平研究所，與由我擔任主管的倫敦大學學院健康公平研究所合作，雙方合作已卓有成效。

至於我給那位同事的答案，就是反思我們在追求更公平的社會和更大程度的健康公平，至今取得多少成績，未來還有什麼工作要做。《前輩德訓》(Ethics of the Fathers) 的重要指導原則，正是「你沒有完成任務的責任，但你不能隨便停下來」。

事實上，我畢生對影響人口健康的社會因素的研究，是我矢志推動健康公平的動力。我對英國公務員健康狀況研究的主要發現，是「社會梯度」對健康造成的影響，即職級愈低的公務員，死亡率愈高。一些人可能質疑公務員有異於一般群體，我們其後的研究發現英國人口健康明顯受「社會梯度」影響。如果按居住地區的貧困程度將居民分類，我們會發現明顯的「社會梯度」——所住地區愈貧窮，居民的預期壽命愈短，更重要的是，預期享有的健康生活時間愈短。這種「社會梯度」對人口健康的影響，已在多個國家和地區呈現，包括香港。如果按教育程度、收入、職業及所住地區的窮困程度將居民分類，我們會發現社會上層至底層呈現清晰的「社會梯度」。

我們的研究在英國開始，其後擴展至全球各地，旨在了解這種「社會梯度」存在的原因。公共衛生研究經常隱含這樣的命題：研究結果將怎樣帶來改變，以改善公共衛生水平，而我的研究，旨在解答怎樣減低健康不公平。

在英國白廳工作的公務員，看似不是人們預期帶動減低全球健康不公平的研究對象。但我們可合理假設，造成健康惡化及健康不公平的原因，放諸四海而皆準。對於健康不公平成因的深刻見解，在不同國家和社會具有普遍性，突顯了在全球領域進行知識交流的重要性。各國如何應用研究所得的知識及部署實際行

動，做法可能不同，這就是為什麼不同國家、城市和地區需要基於研究結果，找出解決方案，並付諸實行。

我們曾警告「社會不公平正殺害大量人口」，馬丁·路德·金曾經被引述說：「在各種不平等中，健康不公平是最令人震驚和不人道的」。他可能指不同階層享用醫療服務時存在的不平等狀況。我的關注是居民健康狀況的不平等。享用高質素醫療服務固然重要，但缺乏醫療服務不是造成健康不公平的肇因，而是社會決定因素——人們出生、成長、居住、工作及衰老過程中存在的不平等。

從事人口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及健康不公平領域的工作，是我的榮幸。工作本身就是收穫，我畢生從事研究，以及後來嘗試影響關於健康不公平的政策，從來不是旨在追求榮譽。我今天獲頒的榮譽博士學位是額外的獎賞，也是值得珍惜的認同，而這不單是對我所做工作的認可，也是對我從事半世紀的研究領域的認同。

我打算以反思榮譽博士學位的意義作結。榮譽博士學位既是項特殊榮譽，也是一個博士學位。博士學位既是獎賞，也是通過儀禮。修讀博士學位意味聚焦研究單一課題。借用Peter Medawar的話，想像下一位科學家關起門來，鑽研一個異常艱深的問題，這不是讓人感到愉快的景象；而那位博士生必須在三、四年內為研究課題找出答案。博士課程結束的時候，他應該對那個狹隘課題瞭如指掌。博士學位有如通過儀禮，意味那位博士生成為有關研究領域的學者，他們都耗盡心力解答他們鑽研的課題。尊重知識是進入這個領域所付出的代價，而真相是獲廣泛接受的價值。

榮譽博士學位與博士學位的共通點，是以嚴謹和尊重知識的態度處理研究課題；真相是獲廣泛接受的價值。但榮譽博士學位也標示對學術研究的長期奉獻和承諾。我們正身處動盪不安的時代，香港中文大學選擇讚頌學術及對社會的奉獻，實屬難能可貴，我對作為獲讚美的一份子感到高興。